

昭 觉 县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一 期

政协昭觉县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内部资料)

八六年二月三日

划宁归康后的昭觉县 (外三列)

李伯明

我是一九四一年秋来昭，已是划宁归康的后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设置宁属屯垦委员会 (等于专区机构) 直接管辖宁属八个县的行政机构。这一年昭觉县长张糖根、秘书宋世琼兼财政科长、民政科长姓张，半年离职， (主要是经营商业)，教育建设两科由欧仲儒兼任科长，兵役科 (缺空)，国民兵团长由县长兼，副团长宋兆麟，自卫中队长严一素，分队长谢占胜、冯祥，司务长罗学文，士兵四十多人 (汉族)，当因司法处未独立，县长兼司法处检查官，主任审判官书记看守所所长等 (缺空)，竹核区长傅振华、好谷区长李光乾、林密地区长陈空华、山岗区长郑策、光华区长姓蔡 (不知名)，驻军二十四军一个连连长雷树清附一个机枪排，住八且阿各、八且乌勒堡子 (北门外)，特务大队一个中队长罗绍清住北街，三个分队住

秘密地、山岗两处，大队长韩沛住烂坝尔欧以达堡子，两个中队住
兹乡坝、双脚两处，韩沛于一九四六年二次打普雄阵亡，会警大队
长余明良住大坝子，仅一个连，合计昭觉县境内七个连（自卫中队
在内）。

昭觉城内各机关单位：有县党部书记长刘寿珊、程士春、李仕
雄、罗正昌（这四人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止），三青团竹核
分团主任王隆映，指导员温明亮住北街办事处，伪中央农林部西昌
垦牧实验场昭觉垦牧区主任谢开明，谢离职后郝述廉接任，住城内
西北角，有垦队十三个，垦民三百多人，水牛25头，种籽、粮食、
农具全是公家发给，规定三年不上交粮，三年后水牛死光了，垦民
先后跑光了，仅剩况兴武一人，解放时在州医院工作，邮电局长江
云贤、潘光棋、郝贵，潘郝二人离昭，江云贤是三进三出，直到一
九五四年才离昭。

张培根任内的修建：新建水库一座，新筑小市乡（小海子）居
民住房二十六家（用丈尺量的），是集中分散的老汉人和改汉的八
丘家娃子居住的，原定计划是想在小市乡兴赶场，每月逢三六九日
是场期，伪县府还设置营业部在小市，殊远近做生意的人，都进城
作交易，都不愿意在小市赶场，因此这个赶场的计划终未成功，一
九四二年张因出西昌医病，由宋世琼代理县长，一九四三年宋晋成
接任县长，秘书胡少先，宋世琼任财科长兼县参议专事，主任龙
在智，国民兵团长县长兼，一九四六年西康省政府指令昭觉县司法
处独立，有检察官张仕义、主任审判官袁文汉，袁离职张崇礼接任，
书记官袁文伟、刘慎微，看守所所长张灿辉，其他没有新的建设和机
构。

一九四六年秋，陈治荣接任县长，新修新衙门大小四间（现在

的县人民政府地址)秘书陈柏青, 财政科长宋世琼兼县参议长, 国民兵团长县长兼, 副团长由民政科长黄仕臣兼警佐空蒲礼任警佐, 陈治荣任内的收入比任何县长都多, 上公粮不论是养子黄谷每一石折合白银一钱(十两)案件; 如打冤家的, 贩卖娃子的, 杀人和抢劫的, 抗公粮不交的, 酌量情节的大小除正数外还要罚款等项, 一九四九年末陈离职。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王隆映接任县长, 秘书吴敬修, 国民兵团改组为自卫总队, 总队长县长兼, 副总队长吴敬修兼, 王带来的士兵四十人左右, 编为自卫第二中队, 中队长凌志高, 一九五〇年三月底随王隆映一道到雷波去了。

遗 补 部 份

一九四一年秋普昭彝委指挥部指挥官金安仁住昭觉城内西北角碉房, 金离昭由副指挥官甘子文代理, 不久这个机构被撤掉。

一九四一年我来昭时, 有竹核小学一所, 彝族学生约十五六人, 城厢小学一所, 汉族学生二十人左右, 好谷区小学一所, 彝汉族学生二十多人。

一九四五年增设中四开边 服务部办的小学一所, 校长张信才, 学生三十人左右(其中有汉族四五人), 上西开省立边民小学一所, 校长何继光, 有学生三十多人(其中有汉族生三四人)共计全县五所小学, 一九四九年还存在。

一九四一年自卫队士兵四十多名, 一九四四年有七十多名,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有九十八名, 其中有凉山各支奴隶主家汉族娃子六十二名(逃跑出来的),

一九四九年陈治荣离昭时, 城内各机关单位都先后离昭出昌, 仅有邮电局长江云贤直到一九五四年才离昭。

一九四九年駐昭二十四軍，屯委會的部隊也陸續去昌，城內僅有自衛第一中隊照常工作未動，直到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份解放軍未昭接管城防，自衛隊才遣散還鄉生產，昭覺縣財政科長兼縣參議長宋世琮解放時才離昭。

昭覺解放前夕實況

一九四九年末，昭覺各機關單位和駐軍全部走光了，一九五〇年元月初王隆映接任縣長，眼見全國解放了，大西南解放了，西昌快要解放了，他奉命在昭覺組織一個分區司令部，王兼任司令，準備招兵買馬，作垂死掙扎，但相當困難，同時很不放心彝族，恐怕發生兵變，故而停止未辦，一九五〇年二月份陝西秦嶺特種軍（五個師）的二十七軍，軍長劉孟廉來昭，增加一個新一師，原由秦嶺沿途敗退西昌，潰不成軍，奉西南軍政長官胡宗南命令，昭覺是恢復根據地，在昭大量招兵，槍支彈藥武器裝備薪餉全由專官公署發給，劉到昭的殘余官兵，共三百餘人，志滿招兵，同劉軍一道的宜賓專員陳云壽號稱反共救國軍總司令也急需招兵，劉陳來昭，與王隆映協商結果，王劉陳三家招兵計劃，終成泡影，一九五〇年三月中旬西昌解放了，劉陳二人帶兵士四十多人，離昭到雷波去了，這時王隆映見勢不妙，危在旦夕，突然叫我說話，我在內地會戒煙，持着一根竹杖，他嚴肅地說：現在是非常時期，二十天內通過雷波回家鄉安岳縣，要我率隊護送，給我腊肉一大塊，母雞二隻，雞蛋四十個，大煙一碗（約七八兩），命令式的對我說，煙癮不戒，每天繼續吸，營養品盡量多吃，從速把身體恢復好，出發時才有勁趕路，……等語，我在他權勢之下不敢借故推辭，過了四天，王的侄兒（事務室主任）夜二時，請我去吃酒，談縣長要我護送沿途安全要借重我……等，我很誠懇地說：縣長到那里，我就到那里，同縣

长共生死，刀山火海决不推辞，过了五天，王主任在夜一时许，请我吃酒吃毕他送我到操场时，我真诚地对他说：自卫队的士兵大多数是凉山各奴隶主家娃子汉巴逃跑来昭的，他们听说全国解放了，都想回家，你我提高警惕，小心注意，防备中途兵变，我这话千万不能对县长说，以免县长思想不安定，又过了四天，突然北门卫兵来报，王县长走了，我跟即集合点名，第一中队士兵一个也不少，这时我内心有说不尽的愉快！我对王主任谈的话，起了大作用，我开暗投明愿望达到了，起义投诚的计划实现了，王隆映的亲信及自卫队中队士兵四十多人中队长凌志高等人一齐向竹核去了，正在这时军管会派毛筠如罗正等来昭，听说王隆映走了，急派人到竹核赶转来，毛对王反复启发说：应交的手续一路去昌向军管会交清，并保障安全，王坚决不同意，仍返竹核去了，毛集合二十七军未走的三百余人讲话（形势报告），次日由毛带出西昌去了，毛又集合伪县府职员讲话说：大家要认清形势，不要东整西整，安心工作，县长由好姑区长王廉夫代理，又集合自卫二中队讲话说：先谈共产党的好处，又讲大家照常工作，城防治安搞好，彝汉关系搞好，不要东跑西跑，关于大家的衣服被盖粮食薪饷由军管会发给，比以前好得多，等解放军来昭接管城防，那时愿意回家的或继续工作的，新县长会安排的，大家同意吗？自卫队九十八名士兵齐声高呼听共产党的话，听毛代表的话，散会后毛又个别对我说，问我同意他讲的话吗？我果断地答复说：毛代表你不了解我，一九三三年我跟随三十三军王维舟时，就与共产党建立深厚感情，请你放心吧！从一九五〇年四月上旬昭觉就和平解放，直到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分新县长毛筠如令我率队到军管会学习，刚住了一夜，梁专员集合讲话说：昭觉自卫队没有问题，遣散回乡生产，并按程途发给旅费，我才离队回昭至今。

~ 5 ~

关于王隆映回安岳县被镇压的消息，是一九五〇年七月分贴了一张传单在昭觉十字街墙壁上，说安岳县共镇压十一人，其中有王隆映和王治国二人，我才知道这件事。

昭觉贸易与治安概况

一九四一年我来昭，见到昭觉城内外除驻军及县武装共七个连外，西昌到昭觉沿途还设哨所七个，全由黑彝负责，一玄参坝，二彝麦地，三七里坝，四解放沟，五棱棱沟，六母鸡梁子，七好姑，每哨每年县伪政府给土盐二十至三十斤（每斤生银一两）土布二件（每件生银四两），有时奖烧酒五斤，如哨所出现了抢劫事件，要追查那个哨所负责人。

来往行商，按百分之一二抽交哨所负责人，昭觉附近有坐地保头（不由县政府指定），八且脚哈，八且支特、八且阿各、八且乌乃、八且作日等五个头人负责，选保一二人，保到亲戚马家，又由马家保到亲戚晋雄阿候家支各支，保头费按百分之三四不等，看行商的资本多少决定，并保来去一切安全。

一九四二年资本最大的是西康省财政厅长李万华为首组织的购买大烟集团，其中有二十四军和屯垦委员会的股份，请一批马帮共九匹马，全是驮的白银锭，先后由昌运昭七次，由周少基经管（住宋世琼参议长家），宋是请保头的经手人，请的保头有八且阿各、八且乌勒二人，负责保到马家，再转保阿候地区，购买大烟，保头费约四五百两银子之多，昭觉各机关单位都在作生意，由西昌运昭的主要是土布、土盐和烧酒三种，去换生银和大烟，还有用枪支去换烟和白银的，如伪县长陈治荣、科长黄世臣、宋世琼，司法处的司法官袁文汉等，在外地买来的或在三二外，三十六师活动来的德造双背带每支要售白银七八十锭，比利时造的（大花牌）要售一百

多锭银子，云南大寨仿造的大花牌中正式，各种七九步枪，要售白银十余锭或二三十锭不等。出售枪支地方就是天地坝（金阳县），该地是贩卖人口、枪支、大烟最繁荣，汉人经商最多的聚集区。因此凉山的奴隶主所生产的大烟和储蓄的白银都千方百计来赶天地坝购买娃子或枪支弹药，奴隶主就扩充力量打冤家；同时也能山去对付汉人。

一九四一年秋采邑至一九五〇
年二月初国民党军政要人与昭
觉土目和黑彝的矛盾加巨的见闻

一九四〇年八且家，把昭觉县长张培祺、指挥官金安仁围在城内后；由西昌二十四军李营长解了围，八且家愿投诚，交投诚费白银几千两。一九四一年我七月来昭，八且米惹木加子刚回家正在筹备投诚银两，具体数目我不清楚，但增加了彝汉隔阂，是毫无疑义的。

一九四四年，昭觉县长宋晋成奉令割烟，派自卫中队长赵伯超率一个分队，保安队两个排，由中队长李映清率队在阿硕白哈家附近堡子，马上通知该文各个头人开会，殊到会的人很少，系投诚的占多数，白哈愿意传达，开会时两位中队长说：这次是来割烟苗的，如是违抗就要武力强迫割，经过三天讨论，结果，不愿割的都愿意缴纳烟税，白银2000两，肥猪两头作为两队士兵打牙祭，为了此事各支头人，非常痛恨，彝汉的隔阂，日益加剧，此后，没有保头的汉人，或是公务人员，都不敢到阿硕家地区去，否则就要被抢去当娃子，特别是阿硕补日支更仇视汉人。

听说一九四五年，阿伊家累次捆抢越西县的汉人，该地人民不断向西昌行辕控告，行辕主任张笃伦召集靖边司令部二十四军和屯垦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开会，会议结束，决定兵分三路直攻阿族家剿汉司令阿侯保木日地区，谁知这一仗汉兵大败伤亡甚重，屯委会的韩大队长，二十四军的张营长阵亡，于是汉兵奉令撤退，整编。

听说一九四六年，围剿普雄的部队，至巴各飞机队架，枪炮部

有，开始第二次围攻晋雄，上有飞机不停轰炸，直向阿侯保本日剿汉司令地猛攻，阿侯家大败，那些男女老少，死伤太多，牲畜财产大受损失，老小人等，同声谴责阿侯保本日不要再打仗了，否则，逃生的地方都没有了，愿意投诚，跟即向汉兵指挥官交涉，决定缴投诚费，白银几千锭，鸦片烟几千两，肥猪几百头，这样就停火结束了二次打晋雄的战役，彝汉的隔阂又增加了一层。

一九四二年瓦渣家（已投诚的）全文出兵攻打阿硕沙米家（系名投暗不投），要请昭觉县长张培根和驻军二十四军雷桥清连长两个排，附机枪排，派自卫中队一个分队，出发到光明乡（在俄尔脚区的山脚），瓦渣家与沙米家是几辈人的世仇，是老冤家，连攻二日，瓦渣伤亡数人，政府的救兵来了，非常壮胆，汉兵步机枪一齐响，估计约二百多发子弹，顷刻，沙米家请八且乌勒等在中间调停，要求停止打冤家，愿意赔偿弹药费与出差费，经中间人说定，沙米家愿出白银二百锭，于是汉兵就撤退了，从此阿硕沙米家与汉政府的隔阂又增加了。

一九四六年，因昭觉县党部书记长罗正昌结婚，西开小学教师李朋伟（西昌人）来吃喜酒，他约县府技士陈烈一路去竹核洗澡，宋晋成县长派自卫队下士班长严惠清携带步枪一支，子弹五十发护送，刚至豹口梁子，突有三个赤膊彝族，挨近他三人，一个对一个要兰花烟，转瞬间三个彝族，一个拖一个，汉人等力不能支，终于被三人把眼睛蒙着抢去了，第二天，宋县长听说洗澡三人未回来，跟印城八且乌勒去清问，第三天，乌勒回报说被阿侯家抢去了，需要银子才能赎回，否则就卖远了，麻烦更多，宋县长向乌勒说：不管怎样，总要设法把三人取回，于是，乌勒等请亲戚马家转问阿侯，要若干银子才能赎回？对方答复，三个汉人的身价银子是850两，

外加中间人往返的招待酒肉350两，合计1200两。乌勒回复宋县长，县长又同宋世凉科长协商，凑不够这笔银子怎么办？除了拿两支汉阳步枪去折合抵够，别无办法。中间人往返数次，拖延五个多月才把陈烈取回，又过了半月余，李朋伟取回，最后，取严惠清又拖一月多（因这三人是分卖的）一切手续办理清楚，中间人才同三人一路回昭，总算结束这一抢人案。宋县长召集乌勒等，讨论这件捆抢公务人员的根源。乌勒说：阿侯家多次开会讨论说，凉山彝族的财产、娃子占主要部分，娃子是用银子买来的，逃跑了娃子就是损失了银子，例如去前年接连跑了四十多人，跑到昭觉自卫队当兵，他们阿侯各支头人和亲戚来昭觉了解非常清楚，同时，阿侯头人还用瓦板一小块，写上要求县长放回娃子的事，并拴上两片鸡毛，两根海椒，表示最重要最快，但到现在县长一个也不放回，所以，有意来抢公家的人，如今后再有收留娃子的事发现，他们不管是谁是兵是商人，遇着几个就抢几个，这就是阿侯家坚定不移的答复。从此，彝汉间的矛盾和隔阂又日益加深了。

一九四七年，昭觉驻军保安队李跃清中队长，率领连士兵到二鸟坝子割烟苗，对方马家坚决不同意，酿成互相打仗，马家人、枪都占优势，李连长溃败，并被马家抢走枪支弹药，以后，经政府调解枪弹退还，马家是否赔偿弹药费，我不清楚。

一九四八年昭觉自卫中队有一名下士班长张志周，籍籍普雄那家的娃子，因他第一次逃跑，想到城内，刚到昭觉城北门外的田坝（黑夜）被八且家的娃子阿保家当夜捆去，第二次，张进城在自卫队当兵，因派柴到阿保家堡子（现在的季分区左侧附近）发现阿保，张随即报告县长陈治荣，陈派我去侦察（我是分队长），同时，八且家头人有两个在阿保堡子，我说明情况，阿保在洞房藏着，我

◆派梁士兵16名将碉堡围困，不准开枪，八且头人 且哈等见事不能隐瞒，向我具保，我要他一路去见县长，于是同我们一道回阿，这时八且头人乌勒也来了，愿意连环保，限三天将阿保交出归案，并限期阿保到案。当堂判决：除交张志周的身价钱子150两外，要罚粮350两，肥猪一头，作自卫队打牙祭，从此政府与八且家又增一层隔阂。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昭觉伪县长王隆映为中四开，马家不交一点公粮和枪，二十七军的运输分队后派自卫中队长杨庭爵率一分队同二十七军一个连到中四开向马家堡子攻击，据说马家被打死一人，并烧了两起住房（我因在内地会戒烟未参加），这次事件怎样解决，我不清楚。

关于此稿的年月日期，因我年老，回忆可能不太准确。

昭觉县文史资料

第二十八期

政协昭觉县文史资料
研究会编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战争导致服装的差异

——大中小裤脚的形成

供稿人，所尔丹叶 阿硕言惹

马比坡

政协文史办翻译整理

(一)阿硕堵尔“土目”的威信是怎样树起来的？

阿硕堵尔“土目”原系昭觉县树坪乡人，现称为所地人（凉山统称，以诺、什乍、所地便是）。

现查阿硕支家谱来看，阿硕拉惹1、拉惹嘿呷2、嘿呷比署3、比署仆额4、仆额吉合5、吉合阿略6、阿略阿已7、阿已拉木8、拉木维戈9、维戈热尔10、热尔努打11、努打体尔12、体尔呷呷13代（呷呷系昭觉县政协委员）。

具调查，阿硕堵尔就是从阿硕拉惹分支下来的一支，属么房。所以代数远远跟不上长房。现将阿硕堵尔分支家谱叙述于后。

阿硕拉惹1、拉惹嘿呷2、嘿呷仆成3、仆成阿俄4、阿俄堵尔5代。每代30年计，约150年左右。

光绪1905年许，昭觉县境内的结乌洛木（现属树坪乡）住有

一户“土目”，名叫阿硕堵尔，他平素在民众中很正直，处理事务亦按彝族“法规秉公办事”，深得广大百姓的拥护。不久又迁往普格县的安哈来五（螺吉山下）居住，并在这里娶了一个尔恩丹启补（土目）支的女儿，名叫尔恩莫阿作，她很聪明能干，从此，阿硕堵尔不仅家大业大，而且声望越来越高，加上本人能多谋善断，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凉山的领袖”，一时威震凉山的以诺、什乍、所地各地，当然亦成为凉山各地的很有威望的大头人。住不久，阿硕堵尔又从安哈来五迁居西昌的俄租结呷（德昌县城），又和会东、会理、德昌、西昌四县的坤士、官僚们的关系很不错，如德昌县的汉族坤士阿扭家（彝语）、会东、会理的苏家，西昌的王家。那时凡处理边务事端，阿硕堵尔都被邀请参与调解，因此得到光绪地方政府的器重和赞扬。当时这些坤士和官僚都异口同声的说，阿硕堵尔是一位凉山彝族中“杰出的能人和领袖”。从此，阿硕堵尔亦积极协助光绪地方政府搞好边务工作，民族关系曾一度时间相互团结可亲，和睦共处，社会治安非常稳定。

（二）凉山各地黑彝势力一时兴盛。

阿硕堵尔土目约在光绪1906年许，凉山聚居于马边、屏山、雷波、美姑、俄边、甘洛等地的以诺和喜德、越西、西昌、昭觉、冕宁等地的什乍，以及德昌、会东、会理、宁南、普格、布拖、金阳等地的所地聚居区。至解放后所谓的“大中小裤脚”黑彝势力兴盛时期，但以诺、什乍、所地各区势力均对“土目”阿硕堵尔仍然敬佩和服从，只不过各组织各势力范围内的人力，开始不断的到乐山、俄边、马边、越西、西昌、德昌、会东、会理等地抢劫财产，抓人出卖到凉山各地，这样逐步把社会治安搅乱，受害人民上告的逐日增多，光绪皇帝以此对阿硕堵尔产生嫌疑。

其实，曾经威风不可一世的阿硕堵尔，由于凉山各地黑彝势力兴盛后，对社会治安问题，自己也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因此，光绪皇帝最后旨令德昌官绅阿扭（汉名不详）和西昌的王家、会理、会东的苏家三姓前来德昌与阿硕堵尔协商，要求阿硕堵尔“土目”仍与以往一样搞好民族关系，相互团结等。然而阿硕堵尔的势力和威望都被以诺、什乍、所地的人削来差不多了，处于无奈其何的地步，哪有往年那样高的威望。所以协商毫无结果。因此，扭、王、苏三姓重新做了状纸上告。状纸大意是：凉山各地的黑彝闹事、抢劫、抓人贩卖等一切事件的发生，其幕后指挥者查实：“罪魁”祸首确属阿硕堵尔“土目”。光绪皇帝被奏准，立即下令西昌河东长官司（李理土司），让他联合扭、王、苏三绅士，以河东长官司出面诱骗阿硕堵尔去西昌，不久几日遭到不幸——砍头示众。

（三）处于一时最高威望的阿硕堵尔，虽然最后被中层阶级黑彝势力所“代替”，号召力与往常那样高，但他毕竟在怎个凉山彝族的各阶层中还享有崇高的威望人物，所以，凉山各地听到阿硕堵尔“土目”遭难后，以诺、什乍、所地立即引起不满和反抗。还说：阿硕堵尔“土目”是凉山彝族中很有名气的人物，是个好人，竟遭受不白之冤。大家要为死者报仇。于是分头传书捎信给阿硕堵尔的岳母，请她出面传送“木牌”（彝称绝密信件）到“四大凉山”彝区，致使凉山的以诺、什乍、所地各系统的彝族纷纷起来为阿硕堵尔“土目”而战。

“木牌”送至凉山怎个彝区，致此，导致彝汉关系越演越烈，引起了会理、会东、宁南的三县阿堵土司所辖的彝族和德昌一带的所地地区的彝族经常窜到德昌一带抓人和抢劫民财。这样的日长月久，弄来彝汉两族不可开交的地步。德昌等地的汉民经常遭到抢劫，造成民不安宁，才又做状纸^通报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受理此状，旨令西昌河

东长官司为总指挥，率下属两家土司，又联合云南的呷丙（云南京兵之意）共出兵数千围剿阿硕堵尔“土目”所辖的百姓。皇军用此计的目的，是“杀鸡给猴”看。这三家土司在李理长官司的统率下，于一九〇八年（光緒34年）从西昌出发，当天住在洒拉地坡（今昭觉县洒拉地坡乡），住该乡的尔恩瓦打“土目”家，由于尔恩瓦打“土目”不仅未接待他们，反而背起跑马游道，所以当夜被处决。第二天赴昭觉，在昭觉分兵三路每路兵约800来人左右，进攻阿硕堵尔所辖百姓地区。在进攻中，长官司李理土司的先遣部队了解到阿硕堵尔家乡道路崎岖，地形险恶，况且，百姓些早获悉皇军进剿阿硕地盘，故分三路逃去。如一路逃至那诺痴火山①；一路逃至瓦洛乡的扭敏勒乌山②；一路逃至金恩拉打的乃火启的火子大山③。

李理河东长官司听毕汇报，按其地形和武器弹药人数分兵：

第一支部队由俄租呷补土司（咀歪歪）率领杂牌军700来人攻打金恩拉打等地。

第二支部队由李理河东长官司夫人率领杂牌军700来人攻打靠西昌接近的那诺痴火山。

第三支部队由安那丙的岗兵（从云南调来的京兵）和一汉族头目率领800来人攻打扭敏勒乌山，因为这支部队不仅是京兵，而且装备上全部是现代化武器，如：

甲种兵的装备：①完全是新式武器套筒五响枪；②头戴黑顶子，后尾有两根布飘袋，留的长辮子；③身穿黑色的军装，上装扣子用白布条结成的六对十二颗，两颗为一对，四颗为一排；④下装裤脚为四寸，在裤脚上订了三对六颗扣子（亦用白布条结成的），仍为两颗一对，六颗三排扣子，裤带约6市尺长的串袋，在前面打结装子弹等物。

乙种兵的装备：①旧式的九响枪（虽然九响，但很笨重）；②服

装为天蓝色，纽扣为黑布条结成，上依仍然六对十二颗纽扣；③帽子、发辫、裤子与甲兵相同。

甲、乙两种兵人员各一半，这两支兵不仅装备现代化，而且人员也很精干，根本没把彝区看上眼里，而且亦小看其他两支部队。

李理河东长官司夫人亲自率领的第二支部队从瓦克阿莫（打洛乡的大山）插进那诺痴火山（是李理河东长官司夫人彭何以火莫率领的）山下住的是黑彝马家，由于马家和李理长官司两家是“君与民”关系，有一定的君民旧情，加之，此地又有立木李理阿曲那马家支居住，故被说合，赔偿白银了结。

由呷补土司率领的第一支部队，从金恩以孜，（现为打洛乡）的乃火启（现为龙恩乡）之间插入，原来这地方的阿硕、马两支早作了充分的准备，并在乃火启山上挖了战壕作掩体，当呷补土司攻上山腰，即被阿硕、马两支击毙了5名士兵而退却。呷补土司见状，速退兵回金恩以孜约则堡子稳居在依合支的碉堡里顽抗，不幸又被击毙3名。这时呷补土司一面令其撤退，一而令其士兵把怎个堡子（彝民早已尽身而逃）家家户户劫光，如马、牛、羊；骏马鞍、长茅等一律收回昭觉“报喜”。不久又以胜利为名撤回西昌向光绪地方政府“报喜”。西昌地方政府信以为真，当场奖励俄租呷补土司金牌一枚，对其士卒进行表彰。

安那丙率领的第三支部队（其中一个汉族头目），具传，此人十分魁梧。这两个率领800来人京兵扣言攻打金恩拉打时，消息早被透露，因此，金恩拉打居住的彝族集会，动员凡能参战的男性（男14岁以上者）通通在金恩阿尔威莫的率领下，动员每人准备3米5长的藤纯、麻纯、篾纯不等的一根，又让凡能打石的石匠打好“圆磨”，中间穿一小孔，把纯阿端系在两扇磨中央。这些“武器”运在金恩拉

打的扭敏火西山上，以居高临下，待京兵攻进山脚，金恩阿尔威莫大吼一声“索”！（干）。京兵抬头一看，满山遍野的磨盘石成千上万，似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向山下崩来。京兵一遍慌乱，有的抱头乱窜，有的就地死亡，大部份被磨盘石缠入山下而丧命，剩下小半，一看磨石已去完，又靠他们掌握了“快枪”，这些武器当时凉山还未曾见过，因此调转易攻的方向，重新组织人力向金恩支系反攻。金恩支系无法抵御，被赶到扭敏格洛山（现为布拖县的干安乡）去了。正当在干钧一发之际，又由金恩阿尔威莫、金恩阿尔威巴、金恩阿尔威火妥三弟兄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将收缴京兵的武器武装自己，抵抗京兵。如当时金恩阿尔威莫准备一支火药枪和一把弓，金恩阿尔威巴准备一支火药枪和一支长茅，金恩阿尔威火妥仅准备了一口利剑。三弟兄还将京兵穿的衣服脱来穿上，准备就绪，来到各个堡子动员彝民。金恩阿尔威莫说：族兄族弟们！亲友们！百姓们！要是大家不齐心协力来奋战，京兵打进堡子，不仅仅杀戮男的，就是妇、女儿童都通通遭到杀害的，等等。大家听后无不赞叹，故立即行动起来参战。这次决战时，冲在最前的是金恩阿尔威火妥。他右手拿着利剑从森林里（穿上京兵军装很方便）窜到京兵营中当场把皇军头领安那丙就地砍死，紧接着又将另一汉族头目砍死。据传，汉族头领是个大胖子，死后衣服被彝民脱掉，见到“腿如腰粗”，估计有200余斤重。

京兵两个头领被砍死，士卒们又混乱一团。金恩阿尔家三弟兄趁机号召，把夺到手的快枪武装大众反攻，混杀一团。在这前后两次^度战斗中，京兵约打死500余人，其中部份早已投诚，但语言不通而自杀，逃掉的约200余人左右，彝民亦阵亡270人左右。彝民为什么死亡这么多呢？原因是：京兵曾几次喊话投降，由因语言不通，加之胜利后，彝民个个争先恐后的去夺枪，一见京兵就举刀砍杀，如有